



▲出席開幕禮的嘉賓、藝術家及工作人員大合照 (本報攝)



▲王永采的《自畫像》，作者自言刻意模仿張曉剛的作品 (本報攝)

30名穗港藝術家各顯創意

分別探索廣東主義及行路上省城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廣州、香港，很接近的兩個城市，儘管香港已回歸祖國，穗港兩地仍處於不同制度、不同環境中，因而在藝術上各有創意。「粵港聯展——行路上省城×廣東主義」展出三十位本港及廣州藝術家的作品，讓觀者自行對照、比較。

創藝中心藝穗會展出

「粵港聯展」由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香港藝穗會及廣州藝穗會聯合舉辦，既是乙城節展覽之一，也是「吸住石硤尾」活動展覽之一，現時展出的場地包括石硤尾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香港藝穗會畫廊，今年九月，還將移師廣州藝穗會，作為慶祝廣州舉行亞洲運動會的節目之一。

展覽開幕禮於上周末（一月十六日）在創藝中心藝廊舉行，該中心行政總監呂豐雅致辭時，把他少年時在廣州中山紀念堂所拍攝的照片與眾嘉賓分享，笑言自己也與廣州很有淵源。乙城節藝術總監謝俊興介紹說，每年乙城節都與一個城市合作，將對方的作品帶來香港，也將香港的作品帶出去，今次正巧謝俊興的學生在廣州認識比較熱衷當地藝術發展的屏藝廊，因此建立了兩地的緣分。

思考兩地相同與歧異

展覽主題「粵港聯展——行路上省城×廣東主義」名稱那麼長，原因是分香港及廣州兩個部分，廣州十五位藝術家作品以「廣東主義」為題，還有一個副題「一種地方性的博物志」，策展人之一馮原介紹說，「廣東主義」這個名稱，放在香港也很恰當，因為廣東亦可包括了香港，但香港卻不能包括廣東。以前香港與廣州也有共同性，但隨著歷史的發展，彼此間的共同性被淹沒或改造了，這次展出的作品，並不是要求答案，而是探究可能性。

另一位「廣東主義」的策展人樊林介紹說，這次展覽邀請了不同界別的藝術工作者參展，例如有些本身是建築師，有些是機場設計師，晚上從事創作，有些是藝術雜誌主編，亦能創作，當然也有專業藝術家。大部分作品都是專為這次而創作的，部分藝術家則因應這個展覽而調整自己向來

的創作風格，力求配合展覽主題。例如近年常以「牆上的毛」為創作題材的王彤，其攝影作品《重現——視察廣東農村》，便是重現毛主席視察農村的影像，由攝影師本人扮演毛主席。樊林表示，王彤計劃到全國各地取景，本來尚未拍攝到廣東，這次便為展覽提前到廣東拍攝。而專長木雕的劉慶元，則將其木雕作品配合展覽內容，製成燈箱《把所有的……混在一起！》。相比起北京、上海的藝術家，樊林觀察所得，發覺廣州的藝術家大都不急不忙，喜歡埋頭創作，並沒有很迫切成名的壓力。

參展的廣州藝術家包括劉慶元、譚紅宇、馮峰、馮果川、盧應應、黃明、張湘溪、楊宜春、楊權義、莫頌、石崗、朱曉、王彤、鄭琦及黃建勳。

看藤噏認出香港展品

現場所見，廣州、香港兩地的藝術家作品混合在一起展出，觀眾若分清誰是廣州藝術家、香港藝術家，只要認住一個藤噏便可。東道主香港這邊，由鄭怡敏（阿金）擔任策展人，阿金表示，這次展覽邀請了本港十五個單位的年輕藝術家參展，他們聽到「行路上省城」這題目，都覺得似笑話，但對年紀大的人來說，則是過往曾有過的現象，他希望年輕人較抽離、獨立地思考這個題目。

藝術家的創作除了回應主題，還一定附帶一個藤噏。阿金說，很久以前，文人到省城去，總會提着一個藤噏，因此這是一種象徵。為了這個展覽，阿金特意訂做了二十個藤噏給參展者，訂做的藤噏沒有時下「改良」藤噏般用上金屬扣、接駁位，而是用最原始的懷舊味道。阿金本來計劃今年九月往廣州展出時，與參展者們們的提着藤噏走上廣州，但他坦言既不識路，也沒有足夠的「腳骨力」，參展者們又要「返工」而作罷。

參展的本港藝術家包括區華欣、陳正文、張嘉利、張震揚、鍾惠恩、朱耀輝、方韻芝、黎卓華、羅文樂、李俊峰與梁御榮、羅至傑、老慧行、鄧國濤、唐偉傑及王永采。

「粵港聯展」即日起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畫廊的展覽將舉行至二月二十一日，在香港藝穗會的部分則展至二月二十二日。



▲張震揚的《城市對話——廣州》，展出他自〇三年首次到廣州，至〇九年所拍攝的相片，與廣州對話 (本報攝)



▲張湘溪裝置《四世同堂》，用電視匣中的一個家，反映電視對家庭的滲透魔力 (本報攝)



▲劉慶元的《把所有的……混在一起！》把木雕作品以燈箱來展現 (本報攝)

紀大衛指揮中華樂團獻藝

【本報訊】本港古典音樂界著名學者紀大衛將於一月三十日（星期六）擔任指揮，聯同中華民族管弦樂團（香港）及音樂總監兼小提琴獨奏克萊夫演奏四首樂曲。

該音樂會於晚上八時在灣仔大會堂演奏廳舉行，樂團將演繹威爾第的《命運的力量》序曲、布魯赫的《G小調第一小提琴協奏曲，作品二十六》、格拉祖諾夫的《D大調第一音樂會圓舞曲，作品四十七》和柴可夫斯基的《G大調第三組曲，作品五十五》。

生於蘇格蘭的紀大衛在本港古典樂壇舉足輕重，他在作曲、指揮、撰寫音樂評論、主持電台節目及教學各方面均有出色成就。紀大衛在劍橋大學修習音樂，早年是專業的鋼琴家和中提琴手，除了演奏外，他也投入於教學、作曲及指揮等工作。

他於一九七〇年來港，一九九二年獲頒英帝國員佐勳章，以表揚他對香港樂壇以至藝壇的貢獻。紀大衛在一九九六年獲香港演藝學院選為院士，兩年後又獲他任教的二十五年的香港中文大學頒贈榮譽退休音樂教授榮銜。

中華民族管弦樂團（香港）的前身為林克漢管弦樂團，曾舉辦多個同類型的音樂會，並經常邀請內地著名獨奏家及客座指揮合作演出。樂團致力為本港觀眾介紹現代手法改編的中國作品，曾於一九八二年舉辦《黃河大合唱》音樂會，同年於亞洲藝術節與三百人合唱團舉行戶外演出。

「中華民族管弦樂團（香港）音樂會」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門票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節目查詢可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一。

藝術賞析

《奇幻夜》反思錢與人生

香港話劇團邀請了加拿大導演米高·杜本執導粵、英語兩個版本的《奇幻聖誕夜》(筆者看的是經陳啟權翻譯的粵語版)，這齣英文名為《Scrooge》的音樂劇其實跟去年十一月在香港上畫的3D動畫電影《奇幻聖誕頌》(羅拔基米斯執導)是同一個故事，兩者同樣改編自十九世紀英國大文豪狄更斯的《A Christmas Carol》。

鬼上身演繹極佳

拿林澤群主演的《奇》跟占基利主演的《魔》(占先把整齣戲演繹一次，再由動畫師按演繹效果繪成動畫)作比較，故事細節和發展分別不大，較多分別的是角色處理和場面設計。

林澤群飾的Scrooge竟用腳踢小孩，比只用言語傷害小孩與窮人的占基利版Scrooge惡毒得多；而林澤群在《奇》中時常講「呢鬼」這口頭禪，也是《魔》欠奉的，「呢鬼」既反映Scrooge不信任任何人，又具體表達他怕面對劇中鬼怪精靈的心情，可見翻譯者的妙趣心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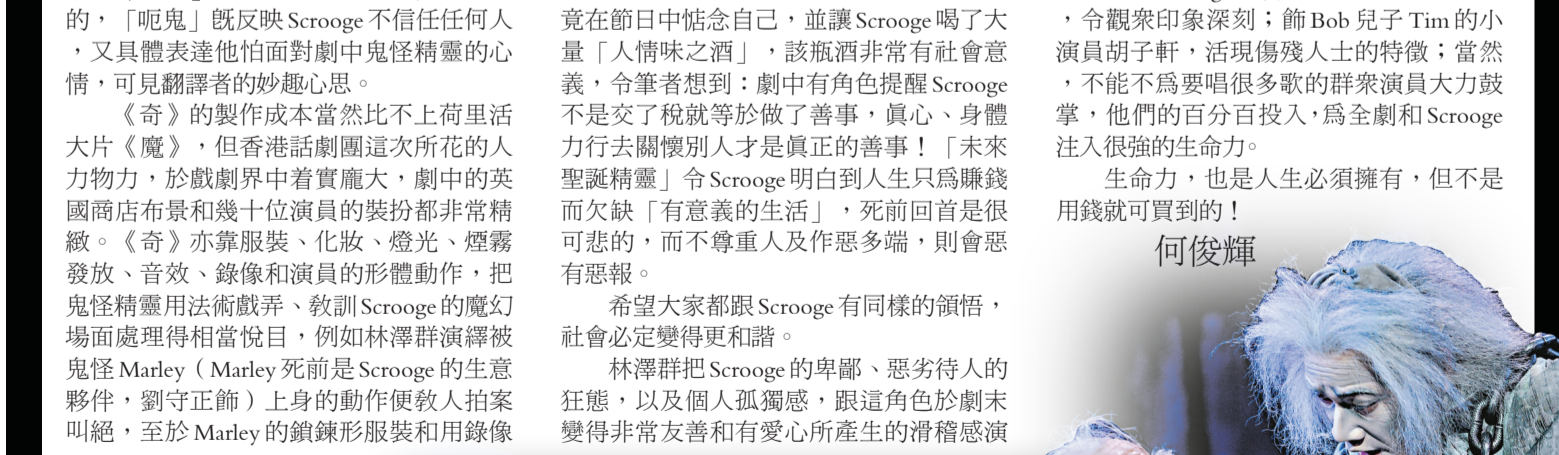
《奇》的製作成本當然比不上荷里活大片《魔》，但香港話劇團這次所花的人力物力，於戲劇界中著實龐大，劇中的英國商店布景和幾十位演員的裝扮都非常精緻。《奇》亦靠服裝、化妝、燈光、煙霧發放、音效、錄像和演員的形體動作，把鬼怪精靈用法術戲弄、教訓Scrooge的魔幻場面處理得相當悅目，例如林澤群演繹被鬼怪Marley (Marley死前是Scrooge的生意夥伴，劉守正飾) 上身的動作便使人拍案叫絕，至於Marley的鎖鍊服裝和用錄像

愛才是珍貴禮物

若觀眾(尤其是有錢人)能透過劇中三位精靈對「錢和物質的意義」與「貧富懸殊」多加反思，相信人和社會的怨氣會大減。黃慧慈飾演「過去聖誕精靈」帶領Scrooge回看從前的自己如何為錢而失去一段愛情，並帶出「愛才是珍貴的禮物」這金句。周志輝飾的「現在聖誕精靈」帶領Scrooge看看他的員工Bob (邱廷輝飾) 如何居住在簡陋環境仍樂觀地跟家人面對生活，以及看看他討厭的外甥(施耀信飾) 竟在節日中惦念自己，並讓Scrooge喝了大量「人情味之酒」，該瓶酒非常有社會意義，令筆者想到：劇中有角色提醒Scrooge不是交了稅就等於做了善事，真心、身體力行去關懷別人才是真正的善事！「未來聖誕精靈」令Scrooge明白到人生只為賺錢而欠缺「有意義的生活」，死前回首是很可悲的，而不尊重人及作惡多端，則會惡有惡報。

希望大家都能跟Scrooge有同樣的領悟，社會必定變得更加和諧。

林澤群把Scrooge的卑鄙、惡劣待人的狂態，以及個人孤獨感，跟這角色於劇末變得非常友善和有愛心所產生的滑稽感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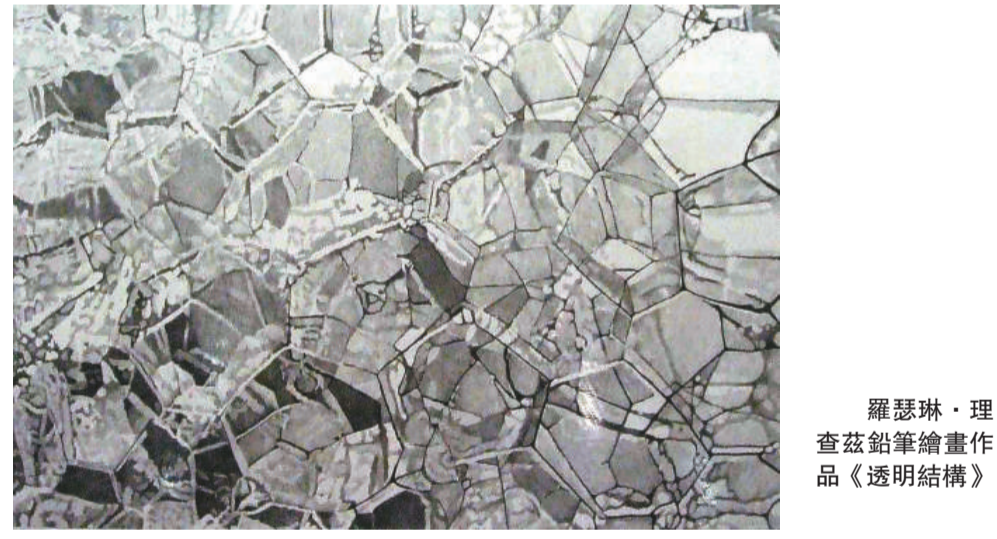
▲邱廷輝(持拐杖者)儘管被老闆苛待，仍和家人樂觀地生活



▲黃慧慈(左)飾「過去聖誕精靈」，帶Scrooge回望過去為錢而失落愛情



Scrooge (林澤群飾) (左)在平安夜「撞鬼」，被已故的好友及生意夥伴Marley (劉守正飾) 的鬼魂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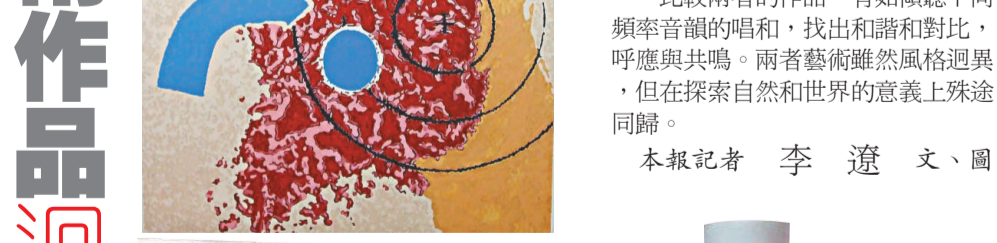


羅麗琳·理查茲鉛筆繪畫作品《透明結構》

「帝國冥想——美國藝術家米·丹作品展」和「筆觸與表現——鄧國源與羅麗琳·理查茲作品聯展」日前在天津美術學院美術館同期展出，中美藝術家的作品互相對照。

中美藝術作品迥異又和諧

「帝國冥想」展覽的作者米·丹出生、成長於紐約，一九八一年在北伊利諾斯大學獲得藝術碩士學位並開始藝術創作，二〇〇一年擔任賓夕法尼亞巴克奈爾大學藝術畫廊主任，曾四次來訪中國，在其「帝國」、「未來美國」等系列作品中，他以地圖為語言載體，在這些杜撰的地圖上「勾畫」、「擺弄」自己的冥想，簡單中透露著深邃的幽默，並給觀者留下了廣闊的遐想空間。



▲米·丹的丙烯作品《佛羅里達州的紋理》



鄧國源裝置作品《在花園——以形而上的方式誕生》